



祝文周

四傑傳

續集

程瞻廬著



上海大眾書局印行

唐祝文周四傑傳續集

第四集回目

第三三回	肆筵設席豪富延賓	立地頂天秀才應令	五五九
第三四回	唐伯虎調笑勢利人	文徵明感化衣冠賊	五七七
第三五回	桃花庵九空宿佛地	丹桂軒六如會人妖	五九五
第三六回	換題詞靈心推伯虎	工對仗秀士號公羊	六一一
第三七回	真決獄片言破詭計	喬坐衙諸美審狂徒	六二九
第三八回	輕發落便宜貪花賊	弄神通急煞小桃奴	六四五
第三九回	去匆匆留書感大德	情密密同枕療相思	六六三
第四〇回	小家奴權充風憲官	老媽子不懂蘇州話	六八一
第四一回	割雞頭止鄉女淫奔	啖蛇肉觸縣官忌諱	六九九
第四二回	楊永根控告僧女墮	祝希哲懲戒在家八	七一七
第四三回	照夜樓盛筵款貴客	獨釣圖重價索題詞	七三五

第三十三回 肆筵設席豪富延賓 立地頂天秀才應令

唐寅正待躡步入內。竊聽張雋英的談論。「欲知心上事。但聽口中言。」無論貞淫邪正。都可在言語之間。無形流露。自古道。「一言爲心聲。」這是顛撲不破的道理。誰知恰才動步。已被友人喚住。這是熟友的聲音。他在回頭以前。便知道這是文徵明的聲音。於是轉身相迎。把文徵明迎入書房以內。他們都是熟友。彼此往來。不須通報。所以文徵明來訪唐寅。可以直闖書房。比及坐定以後。自有書僮送茶。不須細表。唐寅道。衡山。你怎麼知道我業已回家。前來相訪。徵明道。今早我們的文祥小廝上街去買東西。遇見了你們的唐壽。才知道足下沒有去遊金焦二山。因此特來相訪。子畏。你怎麼回來得這般匆匆。唐寅便把不遊金焦的原因。說了一遍。文徵明道。這倒不能怪你的。我在先只道你弟兄誼薄。兒女情深。捨不得同夢之人。因此把同胞之人撇下了。你既已回來。今天卻有一處宴會。和你同去一趟。唐寅便問何處宴會。文徵明道。新從揚州到來。

的方和甫。在他的花步別墅中宴客。前天廣發請柬。所有蘇州的文學之士。都在邀請之列。尤其注意的便是你我二人。他曾當面託我致意。假如你已回府的話。無論如何。總要屈你去列席。唐寅道。這位方和甫。不是揚州的大鹽商麼。徵明點頭道。便是他。唐寅道。既已請我。爲什麼沒有請柬到來。站在旁邊的唐興道。大爺動身的一天。方公館裏便有請帖來的。請帖便壓在鎮紙下面。唐寅笑向徵明說道。不瞞你說。我今天起得遲了。恰才走入書房。鎮紙所壓的東西。我還沒有檢點呢。徵明道。你恰才忙些什麼。躡着脚步。宛比小孩捉盲盲一般。唐寅笑着不語。便在鎮紙下面。取出一疊東西。其中大部分是懇求書畫的信札。出門數日。積書盈寸。方和甫的梅紅請柬。便夾在這盈寸信件之中。唐寅道。恰才回家。又有酬酢。衡山。我想去回絕他。可好。徵明道。這又何必呢。左右無事。借着宴會。和同文談談說說。也是一樁樂趣。方和甫雖是鹽商。人卻不俗。且也略通文墨。要是拒之過甚。未免不情。唐寅經徵明這般拉攏。只得允許。徵明道。

你既肯去。此其時矣。若再勾留。人家烟窗裏要出烟了。望着了烟才去赴宴。豈非笑話。唐寅這時候本已打扮齊整。無須更換衣巾。也不須書僮相隨。爲着九美都在堂上招待來賓。便吩咐書僮少停告稟娘娘。說我今天出城到花步街赴宴去了。須待傍晚回家。於是唐文二人各坐着自己的轎兒。同往閶門外花步街。花步別墅中赴宴。原來方鹽商的別墅。便在閶門外下塘花步街。別墅中大有亭臺池石之觀。取名叫做花步別墅。當時的花步別墅。便是現在的留園。不過從花步別墅變到留園。其中很有幾番滄桑之感。從花步別墅幾番變遷。傳到明代徐泰時手中。這園林便喚做東園。又經幾番變遷。傳到前清劉蓉峯手中。這園林便喚做劉園。蓉峯歿後。子孫不能保其園。賣給常州盛氏。爲着劉園兩字人家叫慣了。便換了一個諧音的字。這園林便喚做留園。到了最近時代。有時把留園籍沒入官。有時又把留園發回盛氏。籍沒了兩次發還了也是兩次。究竟盛氏子孫對於這座園林。能否永久保留。尙在不可知之數咧。閑文

剪斷。且說唐文兩人到了花步別墅。名帖傳入裏面。大開正門。把兩乘轎抬到轎廳下轎。這時候賓客已來了不少。大門前轎馬紛紛。異常熱鬧。唐文二人才下了轎。早見方和甫穿着員外的服飾。白面烏鬚。出外相迎。一種周旋禮貌。十分周到。一望而知是個商界中的領袖人物。迎到花廳。這其間有不少熟人。沈啓南徐昌國楊君謙仇十洲都在其間。沈啓南就是石田老畫師。和仇十洲在那裏高談畫理。楊君謙官名循吉。曾任禮部主事。現在告老還鄉。是一位著作等身的老先生。徐昌國官名禎卿。是一位孝廉先生。他的文才也不亞於唐祝文三人。確乎可以算得江南才子。而不可以稱爲江南的風流才子。只爲他有才子之才。而無才子之貌。更性情拘謹。不肯尋柳問花。外面人稱他徐道學。又稱他醜徐公。徐道學是形容他的拘謹。醜徐公之稱。尤其促狹。只爲古代美麗的男子。喚做城北徐公。徐禎卿也是一位徐公。也住在城北。可惜生得太醜陋了。所以他是一個不美的徐公。合該喚做醜徐公。有這兩層。他便是一個不風

流的才子了。才子二字。全仗風流襯起。才子而不風流。便不能留傳後世。使那婦孺都知。所以唐祝文周的名字。真叫做誰人不知。那個不曉。惟有這位徐昌國先生。縱使在明史文苑傳中赫赫有名。然而讀過文苑傳的。究屬少數。傳到如今。人家已忘卻他的姓名了。唐寅坐定不多時。互相寒暄。不暇應接。續來的人。又是衣冠濟濟。杜頌堯也來了。陸應龍也來了。彼此見面以後。唐寅便問應龍道。怎麼足下也來赴宴。昨天在舟中。沒有聽得你說起啊。陸應龍笑道。這也是我合該有這口福。昨夜等待木排通過以後。敝舟不及進城。便停泊在一處石駁岸旁邊。這石駁岸。便是花步別墅的河埠。當夜我還沒有知曉。比及今天上岸。恰值方和甫先生在門前送客。被他看見了。便邀我到這裏來赴宴。正在立談時。紳士來得更多了。有曾任溫州通判的桑瑜。曾任布政使參政的王鼎。曾任工部員外郎的錢仁夫。以上諸公。都和唐文二人是詩酒之交。還有許多不甚相熟的人。也都濟濟一堂。好在花步別墅地方寬大。單是花廳。有四照堂。

有筆花堂。有長春草堂。有妙香精舍。其他亭臺池館。窮極精巧。更是不消說得。唐寅所坐的一席。當然和文徵明。楊君謙。陸應龍。徐昌國諸位熟友同席。坐在下面的一位少年。面目清秀。吐屬名雋。據他自報姓名。是花步別墅的鄰居徐公美秀才。通過性名以後。唐寅忽的好笑起來。徵明道。子畏何事好笑。唐寅道。座中有了兩位城北徐公。是以好笑耳。楊君謙道。子畏依舊狂奴故態。該打該打。陸應龍不知其中情由。便道。坐有兩位徐公。何足爲奇。旣無可笑。更無什麼該打之理。徐禎卿倒也老實。便道。應龍兄。這是子畏語裏藏機。有意取笑小弟。只爲小弟貌寢。外面有醜徐公的綽號。今天同席來了一位徐公美先生。又是翩翩年少。徐公美和醜徐公又恰恰斜對而坐。美者愈形其美。醜者益現其醜。子畏兄的好笑。不過笑我們一美一醜。都是姓徐罷了。徐禎卿說這話時。態度很是鎮靜。唐寅便不好意思再去取笑他了。楊君謙道。昌國兄自認爲醜。這是昌國兄的老實處。惟有老祝。却恨人提起他的綽號。人家無意之間。提起一個

蛇字。他便要設法報復。他越怕人說。人家越是要取笑他。這叫做畏影而走於日光之中。其走也愈速。其影之相隨也愈疾。不如昌國兄這般的老實相認。人家倒不忍以醜字相呼了。陸應龍聽得說起老祝。便問枝山的近狀。徵明便把枝山赴任。立志要做一位清廉的縣官。說了一遍。應龍點頭道。賢者自不可測。正在說話時。主人方和甫很殷勤的前來敬酒。且說。可惜枝山赴任。周解元又在杭州。唐祝文周四解元。只有伯虎衡山兩先生在座。今天難得聚會。雖不能作平原十日之飲。但是卜晝以後。還須卜夜。倘蒙諸位不棄。便請在這裏權宿一宵。庶幾張燈夜飲。不減春夜宴桃李園之樂。倘蒙允許。無上榮光。在座的爲着主人情重。大半都答應了。只有二人。當場辭謝。一人是陸應龍。他另有要事。卜晝以後。不能卜夜。一人是唐寅。他昨夜回來以後。還沒有和九美暢談離情。今天赴宴。又不曾向九美說明。午宴後還須夜宴。當然不能在這裏過宿。好在主人翁悉從客便。並不十分強留。這天的筵宴。水陸雜陳。異常豐盛。當然不消

說得座中都是飽學之士。佐酒行令。妙緒環生。行了鍾馗嫁妹令。又行唐明皇遊月宮令。又行范蠡尋西施令。所謂鍾馗嫁妹令。彼此各掣一籌。內分鍾馗唐明皇小妹新婿男媒女妁六人。唐明皇遊月宮令。內分唐明皇羅公遠嫦娥楊貴妃虢國夫人秦國夫人六人。范蠡尋西施令。內分范蠡越王西施文種吳王東施六人。彼此暗中摸索。倘有錯誤。罰以巨觥。三種酒令行畢以後。旁席都已宴罷。惟有筆花堂上居中的一席。兀自餘勇可賈。主人翁方和甫也來作壁上觀。吩咐值席的僕人老五。須得絡繹不絕的添菜添酒。不許怠慢。僕人連聲唯唯。唐寅笑道。我們都是饕餮之徒。飲到這時。還沒有散席。方和甫拱了拱手道。諸位多飲一杯。兄弟的面上便多增一層光彩。說罷。滿面春風的又到別處去了。輪到楊君謙行令。楊君謙道。兄弟行的一個令。叫做頂天立地令。却含有一種猜謎的性質。我們合席六人。依了席次。彼此各說一個頂天立地令。却教坐在末席的猜這一下。猜中了。行令者飲。猜不中。猜者飲。唐寅道。這個酒令。倒也

聞所未聞。請你詳細說明。楊君謙道。這是從射覆的方法。變換而來的。行令者說一句四字成語。只說首尾兩字。卻空着中間兩個字。所空的兩個字。却指着。一種眼前的東西。須由末座者猜測。徐公美道。小子末座相陪。今天要出醜了。拚飲了五杯酒吧。楊君謙道。猜令的不難。難在行令的。我先來舉一個例。譬如席上有香茶一杯。行令者把香茶藏在成語的空圈裏面。只說一句

酒○○熟。

猜令者把面前的東西。填在空圈裏面。如能湊成一句成語。這便合了頂天立地的格式。惟有香茶二字。填入空圈。香字上頂着酒字。這是頂天。茶字下立着熟字。這是立地。把酒○○熟。填成酒香茶熟。那麼猜者獲中。而行令者受罰了。徐公美點了點頭道。這倒很有意思的。請楊老伯另換一句。以便小子猜測。大概猜不出。不免要受罰的。楊君謙道。還是讓我行令者受罰一杯。我只揀一個易猜的說罷。於是想了一想。便道。

燈○○綠。

徐公美脫口而出的說道。小子猜的便是杯中的狀元紅。這不是紅酒二字麼。紅字頂天。酒字立地。這句成語。不是燈紅酒綠麼。楊君謙道。我本說很容易猜的。於是舉杯受飲。杯中却有飲剩的餘瀝。其次輪着文徵明說。他便卽景生情的說道。

茶○○後。

徐公美尙沒有猜。唐寅笑着說道。衡山。你說的太容易了。你說的便是君謙先生杯中的餘酒。填入圈兒。便是茶餘酒後。對麼。楊君謙道。子畏要飲酒了。你不應猜而猜。須得受罰一杯。唐寅笑道。我果然要受飲。但是老先生杯中的餘瀝。也須飲個乾淨。兩人都把酒飲了。文徵明道。我的令行過了。應龍兄來吧。陸應龍道。衡山恰才的令。被子畏猜破。須得作廢。要另換一個。文徵明道。子畏不作美。又要我多費心思了。於是想了一會子。便道。這個稍難一些。不見得一猜便

着吧。

赤○○遊。

徐公美聽了沈吟不語。他肚裏打量。先要猜做赤壁之遊。但是中間的壁之二字。不成一件面前的東西。便把眼光在席上瀏覽一周。究竟他腦筋敏捷。看到瓜子盆中的幾粒松子仁。便道。有了有了。這是松子二字。松子上頂赤字。字字下立遊字。不是湊成了赤松子遊麼。徵明點頭。飲了一杯酒道。公美兄的心思。很是敏捷。其次。陸應龍說道。我說的是

百○○日。

徐公美搖頭道。這便難了。中間的兩個字。竟沒有線索可尋。他又把眼光瀏覽了幾遍。上一個令。他在瓜子盆中覓到答題。現在的答題。他以爲不在瓜子盆中。誰料舍近就遠。周圍的東西。竟沒法可把上百下日。湊成了四字成語。後來重又看到瓜子盆中。不禁失笑道。原來仍在這瓜子盆中。便指着瓜子盆中的

幾粒花生糖道。這是花生二字。頂天立地。湊成了百花生日。陸應龍飲了一杯酒道。好心思。好心思。唐寅道。不但猜的心思好。行令的想出這上百下日兩字。也非易易。現在輪着昌國兄了。徐禎卿思索片晌道。我說

人○○天。

這兩個字發表以後。大家都說。很難很難。上人下天。徐先生不愧道學先生。又在那裏研究什麼人心和天理了。徐公美也覺得諸人所行的令。愈行愈難。他把席上的東西瀏覽了好幾回。誰都不能填入人天兩字的中間。這一次。他已準備受罰了。却先把徐禎卿端詳一下子。看他眼光注射在什麼東西上面。可能觸機一下子。在這上面。竟被他看出苗頭來了。他見徐禎卿的眼光。時時注射在酒壺上面。他便要從酒壺上搜出一個答案來。但是酒壺兩字。依舊不能填入人天兩字的中間。而成爲一句成語。只得再從酒壺的形式上去搜尋。竟在酒壺的花紋上面覓到了一個答案。原來酒壺的花紋上面。有一個大大的

定勝。把定勝填入人天的空圈中。便是一句人定勝天的成語。他猜破以後。同席的人。無不擊節稱賞。其次便輪到唐寅了。唐寅暗想這徐公美不但翩翩年少。而且穎悟異常。確是一個可造之才。四人的頂天立地令。都被他猜中了。我行的令。須得略難一些。看他如何答覆。於是思索片晌。便道。恰才應龍兄說的是百日。我來對這一下子。

三 更。

這個三更。比着百日更難。一時全席的人。肅靜無聲。非但徐公美在那裏搜索積腸。而且楊循吉徐禎卿文徵明陸應龍四人。也在那裏尋思。竟想不出什麼眼前東西。可以填入三更的空圈裏面。而成為一句成語。徐公美這時只好謹謝不敏了。正要取酒壺斟滿了一杯酒。表示受罰。值席的僕人便提壺替他篩滿了一杯。唐寅把僕人看了一眼。笑向徐公美道。你真個猜不出麼。徐公美又看出了苗頭。便道。且慢。容我細思。他從那僕人身上着想。忽的喊將起來道。老

五老五慌得這個僕人垂着雙手。忙問少爺何事呼喚。徐公美道。我不是喚你。我是猜那酒令。便向唐寅說道。小子猜的老五對麼。把老五填入三更的空圈裏面。不是三老五更。湊成了一句成語麼。唐寅點頭道。足下竟是一位聰明絕頂的人。說時。把酒飲了。楊君謙道。不但猜令的絕頂聰明。行令的也是絕頂聰明。鄙人對於這三更二字。也曾竭心搜索。但是只在席上搜索。却不曾想到其中的答案。不是席上的着核。而是值席的僕人。僕人名喚老五。恰才主人翁會一呼之。在座的都會聽得。只是誰都沒有注意。子畏把人家都不注意的老五二字。做入酒令中間。公美却因僕人斟酒。而會悟到老五兩字。你們兩人真可算得靈心四映的了。所以都配說一聲絕頂聰明。同座的聽了。個個點頭贊成。又問了公美的家世。才知他是一介寒儒。年交一十八歲。他在十五歲上。便入黌門。只因一貧如洗。沒有上南京去應過鄉試。在座的聽了。都說了一番勉勵之言。不在話下。席散時候。已交未刻。應龍伯虎告辭回去。主人相送出門。瑣事

不須細表。應龍呢。當然去幹他的私事。伯虎呢。回到家中。便有余美顏來做試金石的一幕好戲。不過爲難了編書的。一枝筆難寫兩處事。今夜的好戲。卻有兩處。一處在唐解元府中。一處便在張燈夜飲的花步別墅中。可惜雙管齊下。只是一句理想之詞。實在是不可能的。明知諸君急於要知曉唐寅回去的話。但是這裏的筵席。卜晝以後。又須卜夜。只得把花步別墅中的事。寫成了一個段落。然後再行細敘唐寅回去的情形。在章法上似乎便利一些。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滄浪生曰。此回用秦雲斷嶺法。來一文徵明而局勢又變。於是撲朔迷離之案。一變而爲行令射覆之場。此非別生枝節也。蓋續傳中偏重唐解元。而其餘三傑。尙未以特筆寫之。作者於百忙中。忽插入文衡山小傳。而且所傳之事。頗有根據。不比換空箱唱本之厚誣賢者也。

正德間吳門才子。當以唐祝文徐並傳。禎卿在明史文苑中頗有地位。何說